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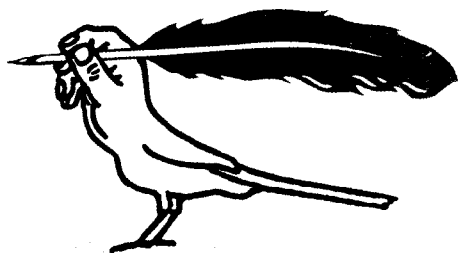
Humanitas: Rethinking It All



人文主义：全盘反思

美国《人文》杂志社 编 多人 译
三联书店编辑部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人文主义：全盘反思

美国《人文》杂志社 编 多人 译
三联书店编辑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主义:全盘反思/三联书店编辑部,美国人文杂志社
编.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3

ISBN 7-108-01819-5

I. 人… II. ①三… ②美… III. 人道主义-研究
-文集 IV. B0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735 号

责任编辑 吴 莘

封扉设计 张 颖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875

字 数 187 千字

印 数 0,001-5,100 册

定 价 16.60 元

出版说明

西方人文主义自文艺复兴以来,对西方社会、思想等多方面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三联书店曾经出版有英国牛津大学艾伦教授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1999年)和意大利权威学者加林的《意大利人文主义》(1999年)等译著,以便读书界增进对人文主义的了解。

及至20世纪初,美国开始积极参与世界事务;与此同时,以哈佛大学文学教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等人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兴起,试图批判地承继欧洲人文主义传统,并进一步反思美国乃至世界的现实与思想变化。这一“新人文主义”思想还影响到当时诸多留美的中国留学生,后来则成为吴宓等人创办《学衡》杂志的一个重要思想背景,对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讨论起到了一定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保守派在美国的复苏,白璧德思想再获重视与阐发。由此,华盛顿地区的“国家人文机构”(National Humanities Institute)创办了《人文》(*Humanitas*)杂志,倡导积极省察现代思想的种种冲突,强调人文思想的实质研究。

为使中国读者了解美国人文主义思想的演变发展,三联书店编辑部协同美国《人文》杂志社,从该杂志及相关出版物中选编文章,围绕白璧德的思想,尽可能提供思想史、国际政治、美国政治、美国历史阐释等多方面的视角,编辑成这一册名为“人文主义:全盘反思”的文选,并以《人文》杂志近年的一篇同题社论作为“代前言”,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中国读者有所裨益。

三联书店编辑部

人文主义：全盘反思（代前言）

《人文》杂志社

宋念申 译

《人文》的存在是为了赋予人文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恰当的理解。本杂志以新的编排方式，为学术提供更多的空间，向那些未经批判的假说挑战，并且把人文科学置于一个更加有前景的道路上。

今天，知识革新的一个障碍，就是非常不愿意去考量那些不合惯例的思想。派系态度产生了在思维习惯以及相应的学术团体构成方式上的褊狭。两种似乎是相反的趋势——分裂与聚合——在人文科学领域，甚至是社会中广泛地存在着。它们其实是存在派系倾向的不同证明。观念与学派的增多，这在其他环境中也许会为交叉影响以及多方面综合提供契机，而在今天却太容易导致不加抑制的偏见和知识的孤立。特定群体的偏见使得立场僵化，不能对问题持开放的态度。一个学说的头面人物总是囿于自己的领域，对于那些由其学说的假说而产生的无法解决的问题置之不理。观点与方法总是机械模仿，而不是在同其他观点的争论中获得哲学层面的精深与锐利。这样一个团体培养出一种对其他群体的优越感，这使得内在的疑惑无法产

生,外来的批评得以消除。这样的学说使得党同伐异获得一种哲学上的确认。“学派”满足了心智不安的学者中存在的一个愿望,即把自己归属到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行列中去。这样的团体在知识以及心理上的态度是这样的,它通过推行垄断和一致性来获得力量。

突 破

尽管一个真正的哲学运动也需要有自己的结构和意图,并会界定自己有别于其他流派,努力去超越其他流派的弱点。不过构成真正哲学素养的一个要素是,不忽视自己思想中那些恼人的模糊意识,而且它愿意为了可能的解决方式而超越惯常的知识来源。今天,在大学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中,由于思想被过早地定型于流派,思想自由受到了威胁。一种让人文科学重新焕发活力的前提是,突破内部的意识形态争论,重新加入到更广阔的历史和世界讨论中来。

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以及相关理性主义形式的统治,导致了人文科学忽视了那些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人类生命之核心的问题。出于对这种统治日渐敌视而产生的反应中,很多又缺乏充足的哲学和历史根据。它们过于趋于意识形态化,或趋于时尚,而且时常过于明显地被个人情绪与愤懑所影响。反叛由此不仅仅针对人为理智以及社会结构所引导,而且还针对着各种秩序和连续性。

维护以前的正统以及犹太—基督教传统,使它们免受

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其他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这样的企图受困于这些传统自身的软弱。通常来说,传统作家很不情愿地卷入彻底的哲学争论,而且去面对针对古代传统的沉重的知识挑战,比如德国历史主义那样的哲学思潮。传统主义者们总是不断地重复固有的套路。一些人甚至不愿意承认,在人文科学领域,现代性曾创造出任何可以略微巩固旧有的西方遗产的洞见。

《人文》欢迎新的思想和观点,并且认为新的洞见深刻地依赖于过去,尽管这种依赖常常不被承认。但旧的思想必须在已变化的环境中不断重新阐释和发展洞见,才能够继续拥有并证明其活力。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区分、互相依赖的。它们是保存与革新这样一个同等重要的过程的两个方面。“保守主义”思想必须具备创新性因素并与过去相分离,它不是一个过时的口号,而应该直接与现实相关。“激进主义”思想也必须有可能对过去有所发展,并且有持续的关怀,它不是迅速熄灭的火花,而是能够持久的启发。当前最迫切的需要之一,就是对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有更为辩证和综合的理解。《人文》反对对政治领域思想的简单划分,它鼓励超越出无谓的左右派区分。

经验性整体

本杂志将培养一种更为敏锐的生存感受,凝聚人类整

体的存在。一种抽象、片面、破碎以及迂腐的研究的散布把现实弄得晦暗不明乃至被歪曲,这种方式剥夺了人文科学的人性意义,或者以人为的意识形态意义控制着人文科学。对《人文》来说,人文科学的目的是扩展或者加深我们对于人类存在的认识——其光荣与失败,幸福与苦难,以及单纯普通的平凡。人文科学应该澄清实现生命更高可能性的条件,以此来援助提高人生质量的努力。人文科学应该在心存道德选择的人那里阐明意志、想像和理性的动力,个体通过道德选择塑造他们的命运。

《人文》在伦理方面欢迎对于意志与想像的作用的重新审视。中心问题是,那些道德生活中的最终的规范是否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意志。在区别对待道德上相反的可能性和使用必要的自我控制的方式时,许多不同的学说(其中一些非常古老)忽视意志的作用。人文科学还将获益于对想像作用的更强的感受性,不仅仅在梦或艺术作品方面,而且在塑造人类愿望和现实感方面。在认识论方面,我们有必要怀疑一个悠久的传统:根据这个传统,把握现实全然是知性的事情。对于认知能力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个人性格的定位,同等重要的则是对被激发起来的想像力的掌控。总之,如果想充分地定义并解决现代世界的问题,那么意志、想像与理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就需要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人文科学的真理并不是由简便的分类方法零积而成。明确的人文科学范畴和机械的、外化的形式无关。它们是

有机的、辩证的整体,是由伦理、审美以及认知相互之间微妙的作用构成的。人类经验以同步的张力与统一提供给我们普遍性和特殊性。具体世界的丰富多样性是不能与整体相分离的,这整体给了存在以连续性和统一性。不过人文科学领域中的许多人,他们以忽视或否认统一性的方式,证明历史特殊性,而其他人以忽视或否认特殊性的方式证明整体性。这些方法歪曲了整体与特殊二者,没有抓住人类存在的核心动力。

应该说,人文科学将整体当作在具体情况和经验中一个活生生的力量来研究。对那个现实之谨慎与系统的表述,不应该混同于在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指导下的对材料的收集,那些人的“历史事实”仅仅是一个大的、动态整体中抽离出的片断个例而已。

具备特殊性的普遍性

看起来,认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同时存在的合力与张力关系,是复兴人文科学一项基本的前提条件。《人文》杂志对那些不在抽象化过程中迷失自身(从而变得不真实)的对待普遍性的方式,以及不在特殊化中迷失自身的对待历史特殊性的方式极感兴趣。仅强调人类存在的历史性质,但无视它其实属于一个连续的整体,这等于是对持续性意义和目的否认,这种否认首先就和任何探索不相容。而相反的假想:只有普遍性是重要的,它

与历史特殊性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这同样对人文科学具有毁坏性。后者容易形成脱离现实的抽象的普遍性概念，它忽视我们个体个性，忽视我们改变具体环境的能力。它永远抓不住形态各异的人格、自由和创造力的人性领域。

对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关系的考察，不可避免地将遇到“超越”的问题。这里非常需要对此进行定义和澄清。像“普遍价值”一样，“超越”一词在今天被滥用着。即使学者们的课题是历史、政治或者文学，他们也声称把思考集中于超越性的趋势，他们对于“超越”的具体含义和需要解释得十分模糊。超越性的真实被认为应与内在的世界脱离整体的联系，并将人性与历史经验脱离关系。对具体定义的需要则被作者自身的宗教、伦理和政治偏见所左右，这些东西往往同时带来对可能的超越性真理的束缚。《人文》杂志鼓励去寻求这样的超越方式：它探索内在的表现形式，激发对实际人类生活的批判性思考。

激进的超越观念表明了今天在人文科学乃至社会领域都逃避具体的历史事实。这种逃避与当今大范围的各种趋势相关联，并使这种本应不同的潮流具有了一定的相同性。更为极端的形式就等同于逃避主义了——注意力偏离了尖锐而普遍的问题。这种逃避采用许多种特别的形式，例如：在知识生活方面，对抽象化的热衷，对那些对具体人类生活而言毫无意义的理论复杂性的热衷；在艺术方面，使人陷入迷醉或奇思异想；在个人行为方面，

对于迫近的个人责任的逃避；在宗教方面，一种仅仅是感性的“怜悯”；在政治方面，则是另一种对个人职责的官僚式处理。

关于《人文》

本杂志鼓励一种特定的研究和作品，希望能够给那些尚未写成的、未属此类文章以启示。杂志希望聚集题目不同，但又具有相同哲学性理论目标的文章，它们在专门性的学术刊物上会显得过于分散，可能会失去非常热心的读者们的注意。杂志中的重点文章应该具有可读性，在特定的哲学或相关框架内，以及在阐明相关问题的类似的文章中具有影响力。希望不同学科的写作能指向一个发展中的、普通的思想核心，作者用相互关联的眼光和方法，从不同的视角阐述核心问题。

对真正的普遍性的探索，不同于抽象的理性结构或者数学和几何命题，它总会介入历史的特殊性。但《人文》中的文章应该少强调在每个学术主张后隐藏着的历史性材料，多强调得出的结论以及结论中蕴涵着的进一步的研究与思考。虽然本杂志乐于看到历史性的实例和证明，但它并不为那些实证的、官僚式的学术常规所吸引。这些常规赞赏对学术发现的精细证明，但很难说清楚特定的学术发现是否首先值得这样的努力。

人文科学的洞察力并不简单地来自于对资料以及记录

的勤奋编排。丰富的实证材料并不能阻止一个缺乏现实感和均衡感的学者被所收集的材料误导。并不充分立足于历史细节的观念和视角确实广为散布,但即使是最广博的学术体制也不能弥补乏味与琐碎的发现,没有什么能挽救被误解的观念以及错误的解释。

所有学术文章都会有注解。但《人文》杂志认为,今天那些来源隐秘高深的无数详尽的注解和参考,更多的无非是标志着一种学术上的自夸、不自信、野心、官僚式的讲究,和/或者缺乏学术修养,而并非学养丰厚的表现。

《人文》欢迎这样的文章、评论以及说明:在所涉及的题目中伦理学、美学以及逻辑学问题相互交错相互阐发,具备着丰富的关联。尽管《人文》希望稿件是来自宽泛的范围的,比如历史、政治、经济、哲学、英语文学、艺术和神学,然而任何重要的争论都必然是跨学科的。相反人文科学领域内,那些并不将自身的光亮投射到它们自身限制之外的讨论都必然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相对于那种扩展并加深了人文性学术成就和思考的观念与见解来说,《人文》对那些历史细节和精细观点的论述不那么感兴趣。在选择发表的文章的时候,《人文》宁可错误地站在有胆量的智慧一边,也不愿意站在“安全”的好好先生一边。

那种对抽象的学术游戏,就资料或文本进行炫耀式的再审查,或对研究细琐事情感兴趣的作者最好另觅阳关大道以求发表。

提请注意

哲学的和学术的道路并不是惟一接近现实的途径。由于他们对现实的感受,以及对于人类敏锐的猜想具有先在洞见的才能,思想家和哲学家通常被赋予重任。同样真实的是,艺术的想像与哲学学术思考是接近人类存在的完全不同的方式,前者是直觉的,后者是概念与认知上的。一个可以自由地创造自身的角色、事件以及景象;另一个则必须在历史的范畴内发挥作用。实际上,艺术作品有时候公然反对现实。但不论艺术还是思想,在两者最高级的形式中,它们都在试图以不同的方式阐释着生命的戏剧性。人文科学中一个常见的有害倾向是,对智识的终极性与自为性有着自负与顽固的信仰。创造性的想像可以让我们对现实保持警觉,而哲学或学术性的洞见并不能独立于对人类存在的直觉把握,为了提醒读者,《人文》杂志将不时对更多的文学作品——那些鲜活地表达了生命,并有助于使学者们对现实的概念性阐释更明确、更敏锐的——诗歌、短篇小说以及相关等等,提供更多的版面。

目 录

人文主义:全盘反思(代前言)	《人文》杂志社	1
什么是人文主义?	欧文·白璧德	1
两种类型的人道主义者		
——培根与卢梭	欧文·白璧德	22
学院与民主精神	欧文·白璧德	48
国际主义的“致命缺陷”:		
白璧德论人道主义	理查德·M·甘博	59
白璧德与实在问题	克雷斯·莱恩	81
白璧德与意识形态问题	J·巴尔达契诺	110
白璧德、柏克与卢梭:		
人的道德本性	彼得·J·斯坦利	137
白璧德与美国当代保守思想	大卫·侯弗勒	172
现代性的想像起源:作为幻想与		
梦魇的生活	克雷斯·莱恩	202
弗朗西斯·利伯论		
公民自由的起源	斯蒂文·阿兰·萨姆逊	231

林肯、《麦克白》与

道德想像力 迈克尔·诺克斯·贝兰 268

文章出处说明 296

CONTENTS

Preface	Humanitas: Rethinking It All	1
What is Humanism?	Irving Babbitt	1
Two Types of Humanitarians:		
Bacon and Rousseau	Irving Babbitt	22
The College and the Democratic Spirit	Irving Babbitt	48
The 'Fatal Flaw' of Internationalism:		
Babbitt on Humanitarianism	R. M. Gamble	59
Babbitt and the Problem of Reality	C. G. Ryn	81
Babbitt and the Question		
of Ideology	J. Baldacchino	110
Babbitt, Burke, and Rousseau:		
The Moral Nature of Man	P. J. Stanlis	137
Babbitt and Contemporary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America	J. David Hoeverler, Jr.	172